



## 寒冬菠菜绿

□曲斌

已是小寒时节,我走在空旷的田野里,寒风阵阵。我沿着乡间小路向果园走去,果园里果树下落叶满地,冬天田野的色彩是那么单纯,苍茫素雅也许是冬天的主要色彩吧。站在山坡上远望,山村的冬日景色都进入你的视野,忽然,山坡下一抹绿色吸引着我,我向山坡下走去。

山坡下是一座小池塘,我的邻居在小池塘边开辟了一个小菜园,菜园里种植在韭菜、大葱、菠菜等蔬菜。此时,韭菜已经干枯,大葱只露出几个嫩嫩的细芽,唯有那一畦畦菠菜的叶子一片墨绿,它的叶子有的匍匐在地上,有的笔直的挺立着,宛如一张绿色的地毯展现在我的面前。菠菜旁边是渐渐融化了的残雪,菠菜那墨绿的颜色与残雪的白色相互映衬着,那是一幅壮美淡雅的图画。眼前的景色让我振奋,这是我在冬季的田野里见到的唯一的一抹绿意啊。我家院外的小菜园里也有菠菜的,我怎么样没有注意呢。秋天,大白菜收获了,空闲的菜园里种点什么呢。我想菠

菜是我国少有的越冬蔬菜,秋种春收,我便在院外的小园里种上了菠菜。下雪时,我把院外的雪扔到菜园里,平房上的雪,我也扫进小菜园里,菜园的雪成为一座座小山了。此时,我想看看菜园里的菠菜了。我家平房里的那盆罗汉竹的叶子都卷缩着了,小院外菜园里的菠菜在寒冬风雪中是怎么一种情形呢。当我走近菜园时,我看到,菠菜那叶儿在自然的风雪和我们给予的压力面前,叶片高昂,一片绿意……

菠菜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一种蔬菜。据说菠菜在唐朝时从波斯传入中国,最初菠菜只是一种很普通的野草。波斯人从那绿油油的野草上摘下几个叶片放在嘴里咀嚼着,感到一种甜津津的滋味,于是把这甜津津的野草种进了菜畦,浇水,施肥,收获,渐渐的,菠菜走进了世界各地,走向了人们的饭桌。菠菜是一道时令蔬菜,也是一味中药,《本草纲目》中说菠菜全身可入药。阿拉伯人称菠菜为“蔬菜之王”,国画

大师齐白石称白菜为百菜之王。对于饭桌上的菜,人们往往从色香味三个方面评论,那里面很多的是展示了厨师的手艺的。评论一种菜,那里面是有着人们地域环境,生活习惯,人生经历各方面因素的。苏东坡在蜀州时,看到菠菜在冬天里依然充满着绿意,写下了“北方苦寒今未已,雪底菠稜如铁甲”的诗句。诗中的“菠稜”,便是菠菜。寒冬里的菠菜,面对风雪,宛如“铁甲”,这让诗人赞叹。那是融入了诗人强烈的乐观主义情感的。菠菜是连接着冬春两个季节的时令蔬菜,冬春两个季节里,它都以一片绿意展现在我们面前,眼前寒冬风雪中菠菜的绿,是那么凝重、深沉。在经历了冬天的砭骨寒气之后,在阳光明媚的春光里菠菜的绿,绿得那么鲜活、自然。

我不想很多地谈论菠菜悠久的历史和营养价值以及药用价值,也不想评论那种蔬菜为蔬菜之王,我只为寒冬里菠菜那一抹绿意动情。

## 围炉品雪

□吴婷

“雪花想下又不想下,犹犹豫豫。你们商量商量,自己拿个主意。对面人家的屋顶白了。雪花拿定了主意:下。”读汪曾祺的《下雪》,韵味悠长,平淡朴实中充满了童趣。雪花在汪曾祺的笔下,仿佛成了一群调皮活泼的孩童,在屋顶上欢闹嬉戏。

记忆中,雪落故乡,似一幅水墨长卷,山脉河流隐约可见。故乡的雪,好像邻家的姊妹们,它们温婉地落在树梢上,飘入草木间,藏掖着、不吵闹。如老舍所写:“树尖上顶着一髻儿白花……山坡上,有的地方雪厚点,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……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,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,微微露出点粉色。”

从《诗经》中的“雨雪霏霏”,到《唐诗》里的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,莹莹的雪花在诗词文章中纷飞了千年。它们时而悄无声息地跑进庭院,引出诗人“不知庭霰今朝落,疑是林花昨夜开”的自问;时而飞舞在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”的寒江畔,与身穿蓑笠的老者一同垂钓。

读到李白的“雪花大如手”“燕山雪花大如席”,心中颇感疑惑——难道千年前的雪,如此气势磅礴?转而一想,也许是苍茫的北国雪,抑或是诗人的故意夸张罢了。

在唐朝,清闲的白居易在家中,望着窗外天色阴沉,“晚来天欲雪”,新酿的米酒香气扑鼻,红泥火炉已经准备好,于是向好友发出“能饮一杯无?”的感情邀请。真切诚恳的语言,如熊熊炉火,温暖了友人的心房。

烹雪煮茶的故事,在古今诗文中偶有所见。《红楼梦》里第四十一回,妙玉煎茶给宝玉吃,宝玉吃后惊叹轻浮无比。黛玉便问妙玉:“这也是旧年瀾的雨水?”妙玉冷笑道:“你这么个人,竟是大俗人,连水也尝不出来。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,收的梅花上的雪。”

梁实秋在其散文《雪》中也记述了雪水煮茶的趣事。梁先生就刚落的积雪掬起表面的一层,放到瓶里融水后煮沸,用小宜壶沏大红袍。先生细品后猛嗅了几下喝干了的杯子,但是“一点也不觉得两腋生风,反而觉得舌本闲强。”梁实秋雪水煮茶的率直可爱,不禁让我哑然失笑。

诗文中的雪,或文静、或俏皮、或含蓄、或猛烈,可观赏,亦能烹茶。寒冷之日,与这千姿百态的雪围炉攀谈,多么温暖惬意!

## 笑着等我回家的人

□鲍海英

21岁那一年,我刚走出校门,为了找个工作,我决定离开父母,去到一个城市里。

那段时间,为找工作,我像疯子一样,到处打听奔波,看有没有一家公司肯收留我。可结果是,常常是奔波了一个白天,也没有一个单位愿意要我。等到晚上,我人困马乏时再给母亲打完电话,母亲总会说:“再等下,你爸还有话和你说!”这个时候,话筒里就会传来爸的声音,那个声音,和平时在家里简直判若两人,这个时候,我会听到他像个孩子一样发脾气:“干吗不给我打电话?”

“你的号码我总记不住。”我敷衍道。

“我再给你说一遍,这次记牢了。”他叮嘱说。

对父亲的叮嘱,我理解不了,一个大男人,他为什么这么絮絮叨叨,非要我给他打电话。因为每一次打电话给母亲,母亲总会把我的情况,原原本本告诉他。可我和母亲通过电话后,只要母亲在他身边,他总要和我再说几句。我知道,他其实也说

不了什么,无非是“有没有人为难你?吃得好吧?穿得暖吧?睡得香吧?别被人骗了,一切都还顺利吧?”

终于有一天,当他听说我已在一家公司上班,只是很辛苦时,本以为他要为我叹气,可他却叮嘱我说:“不要急,不要难过,心情不好时,就回家来,那个班上不上,也无所谓,来家老爸养着你!”

这就是我的老爸。对于工作,我总不能给他太多的期待。如果我说不如意、很辛苦时,他就会想方设法安慰我,鼓励我,并会劝导我:“你也没有什么大的本事,能有这份工作,很不错了。”

若是我直接告诉他,工作轻松,待遇不错,我很清楚,老爸就会给我提更高要求,叮嘱道:“好好干,别出差错,要对得起你那份工资啊!”

其实,我的工作,真的没有我和爸说的那样好。有一次,我连续加班十二个小时,心情真的很烦躁,晚上,在和母亲通过电话后,父亲不放心,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了。当时我很奇怪,我不记得我曾在电话里和母亲表

现出什么沮丧或异样啊。或许我的一切,本来都是瞒不过他们的。

父亲说:“听说你经常要加班,你们公司很多员工都很辛苦,甚至有人提出了辞职,是真的吗?”

想起工作的苦,工资待遇又那么低,心情烦闷的我,在电话里沉默着。

父亲又说:“你那个工作,也没什么稀罕,要是吃不了那个苦,心情不好的话,你就辞职回家来,虽然我和你妈在家钱赚得也不多,但是一个你,我们还是养得起的。”

我知道,父亲和母亲在农村老家,除了经营一些小店生意外,也没有什么额外的收入。他之所以还要叮嘱我,是想告诉我,不管什么时候,不管我长多大,走了多远,如果我累了,心伤了,永远有一个地方,有一间小屋子,有一张铺好的床,有一张摆满了我喜欢的饭菜和三套碗筷的桌子,有两个人,他们会笑着等我回家,那两个人,一个叫父亲,另一个叫母亲。

